

## 民俗巡礼

## 大美欢歌栽秧会

□ 大魏

榴花火红、绿茵滴翠的初夏时节，苍山洱海间的大理坝子，眨眼间便进入农事活动的重头戏——水稻栽插的大忙季节。

每年农历四月底、五月初，便时不我待地赶上白族农谚俗语中“夏至忙忙，点火栽秧”的大栽插节令。

这时，一个意趣横生、别开生面的民俗活动栽秧会在田平水静的苍山洱海间的坝子里展开，欢快地促进着繁忙的农事活动。

较早迈入农耕社会的大理地区，农历四五月间，便跨入整个水稻农事中大栽插的繁忙时段，也就是白族农谚所说的“早栽三天成谷，迟栽三天成草”的关键时刻。

白族是稻作农耕民族，考古发掘证明，洱海地区四千多年前便有了水稻生产的历史。因此在白族人看来，栽秧劳作是非常神圣的农事活动。应运而生的栽秧会习俗既是一种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娱乐节庆，又是别致的临时性劳动互助组织形式。栽秧会又称为“秧歌会”，是为争取时间、抓住节令，在栽秧季节，以村为单位或几十户人家自愿相约组合，以换工方式进行栽秧活动的集体。大家通过协商，民主推选出一位平时深孚众望的劳动能手作为“秧官”，用农作物或农具装扮得诙谐有趣，使人看了会发笑，而整个活动又要在秧官的指挥下进行。在整个栽秧过程中，秧官的“权力”至高无上，负有劳动安排、掌握进度和检查质量等重要职责。

农忙开始之际举行的栽秧盛会，又称为“田家乐”。在大栽插开始前，要举行颇具仪式感的“开秧门”。开秧门这天，秧歌会都要举行庄严而愉快的仪式。人们打着秧旗，敲锣打鼓，集寨村头，除简单祭祀外，还要进行自娱性的民间歌舞，使紧张的栽秧劳作充满了节日的欢快气氛。这是一种祭祀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娱乐活动，目的是祈祷丰收。

然后，队伍抬着秧旗，吹吹打打地来到田间，把秧旗插在田间，进行祭祀祈祷丰收。田头摆着祝愿丰收的祭品，

大家一起先吟唱祈祷丰收的调子，然后分食糖果，每人都要喝一口酒。在饶有风趣的仪式与欢乐的唢呐和锣鼓声中，把大家引入水平如镜的田块中开始栽插活动。

秧官手敲铜锣，以诙谐有趣的方式指挥生产，用锣声的快慢来调节劳动进度，整个栽秧活动充满着滑稽逗乐的谐趣和喜庆欢乐。

苍山洱海间广阔的田野上，到处吹响欢乐的唢呐，高亢悠扬的白族山歌小调此起彼伏。男男女女身着节日盛装，背着一篮篮、挑着一担担翠绿的秧苗，扛着一面面彩绸飘舞的大旗，奔向灌满了水的田里，开始了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栽秧劳作。形式像过节，而实际是在生产劳动，这便是白族农民传统的生产节日——栽秧会。可说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把辛苦劳作，过渡成欢快轻松的一种大智若愚的聪明与智慧。

“秧歌会”和“田家乐”，成为大理白族一个大型民俗传统活动。栽秧会神圣的标志是“秧旗”，每个秧歌都有自己的旗帜，旗杆一般有3丈多高，顶端装饰有彩绸扎成象征“五谷丰登”的升斗，以表示对丰收的祝愿。升斗下是一面大牙形白布镶边的三角形大旗，天旱时旗面用蓝色，雨水多时旗面用红色。旗面上用金线绣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吉祥祝愿的词语，旗杆顶端还系有彩球、彩带、漂亮的雉尾、铜铃等五彩缤纷的饰物。秧旗美观、大方而威严，酷似古城堡上的大王旗。从开秧门起，秧旗竖在哪里，人们就在哪里摆开栽秧的阵势。威严的彩旗迎风飘扬，与碧绿的秧苗、如镜的水田交相辉映，把满含希望的田野点缀得更加热闹葱茏。

为了渲染气氛，秧旗下有一支由三四人组成的乐队在田埂上演奏。乐曲以高亢、开阔、音域开阔为特色的白族唢呐为主，配以芒锣。吹奏的唢呐调有着许多配合劳动节奏的曲目，如《栽秧调》《催秧调》《大摆队伍》《蜜蜂过江》《闹山红》《龙上天》等。节奏明快时慢、时紧时松，起到指挥、调节劳动进度的作用。在乐曲鼓动下，劳动者之间展开奋勇争先的竞赛。随着节奏变化，人们

的栽秧活动也不断出现一个个高潮，欢声笑语、唱曲对歌响成一片，不绝于耳。繁忙紧张的劳动就在这种热烈的情绪中不知不觉地进行，在欢乐愉悦中结束。栽秧会的整个劳动过程既紧张又活跃，把繁忙的劳作变成节庆的欢快与生动风趣。

栽秧会既是最紧张繁重的劳动，也是充满希望的欢乐节日。开秧门下田之前，姑娘们都要打扮得花枝招展，男子汉们也要别出心裁地把自己装饰一番。鸡鸣叫遍，就带上工具来到秧田边，在田埂上钉上一个个小桩，拴上绳子，把一块秧田分成一个个均匀的方块，妇女们各占一小格，作好拔秧准备。铿锵大锣“咣”地一响，唢呐便吹起了拔秧调，妇女们便“唰”一齐地弯下腰，开始紧张的拔秧赛。谁第一个拔完方框里的秧苗，谁就是拔秧能手。

当所有方格里的秧都拔完，男人们便抬着扁担绳子，按规定的地点，走到一堆堆已拔好的秧苗的田埂边，又一声锣响，只见扛彩旗的人一走，各人便把两根绳子往田埂上一铺，各叠放上五十把秧苗尽快捆好，挑起一百把秧苗去追彩旗。这是一个考核捆挑技术和体力速度的竞赛。竞赛中，唢呐、锣鼓声一直跟随着秧苗队伍响个不停，妇女们也一边跟着跑，一边喊叫：“快跑，加油！加油，快跑！”当彩旗插到一畦已把好的大田中间，挑秧队伍中谁最先到该彩旗旁，谁就是挑秧赛的冠军。

挑秧、栽秧的人到齐了，便互相邀约成伙，各占一畦田，秧官又一声锣响：“一年一度栽秧赛，唢呐锣鼓响连天，你追我赶栽秧忙，竞赛场上显真才。”话音一落，唢呐、锣鼓声又响起来，参加栽秧赛的农人便随着音乐节拍开始紧张的栽秧竞赛。在唢呐锣鼓声中，时而由一人高唱着催促人们赶紧栽秧的白族吹腔，时而唢呐一再吹奏着欢快的栽秧调。那节奏鲜明、短促有力的音乐声，似在鼓励人们：“快点插，快点栽，快插快栽丰收收！”

栽秧赛中，间或还有男女对唱的白族调，整个劳动场面充满紧张而又欢乐的氛围。热闹而欢快的气氛中，一双双巧手闪电般移动着，一片片新绿不断展

现眼前。太阳快落山时，大家便在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声中结束竞赛，秧官分别给拔秧、栽秧、挑秧的冠军颁奖，通常男的奖一条香烟和一件背心，女的奖一盒红糖和一块头巾。

栽秧时要在田间吃丰盛的午餐，傍晚收工（有的村庄则要等到整个栽秧活动结束）时要吃洗脚豆（炒得金黄喷香的蚕豆），以消除疲劳和湿气，犒劳人们的辛勤劳动。

“田家乐”是紧接着栽秧会后的节日活动，可说是白族“吹吹腔”早期的一种形式，一般在栽秧结束后次日即“关秧门”时举行。有的村庄又称“谢水节”，包含祭祀“水神”、祈祷丰收之意。

这天，栽秧会的全体劳动者到本主庙聚餐。大家心情都异常愉快，杀猪宰羊，庆祝栽秧圆满结束，祈求水稻丰收。抬上秧旗，簇拥着骑上马匹的秧官游行；接着是化装成渔、樵、耕、读等角色和打霸王鞭的队伍在村庄里巡回表演。演出不需要场地，村庄中心大青树下广场就是最理想的舞台。表演者和观众融为一体互动狂欢，洋溢着浓郁的乡土色彩和欢快的生活气息。表演者有的用传统的唱腔道白，而多数是即兴之作，以吹吹腔演唱，唢呐伴奏。内容多是民间传说、生活趣事，夹杂有戏剧性的喜笑哀乐、插科打诨的有趣情节。那位在栽秧会中权力至高无上的秧官，此时也被打扮成喜剧性的人物：头戴斗笠，斗笠上还要立上一把秧苗，戴上墨镜，衣着长衫马褂，倒骑着马，滑稽而又风趣。田家乐充满诙谐、喜庆的民族色彩和情调，表现了紧张劳动后发散释放的轻松欢乐和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栽罢田头脱笠囊，油馨辛苦味偏多；醉余灌足盈归路，争唱田家踏路歌。”这首明代大理名儒、白族诗人杨士云所写题为《栽罢》的诗，与他异曲同工的“一番好雨戴星耕，白水青秧似在鼓励人”：“快点插，快点栽，快插快栽丰收收！”

栽秧会中，间或还有男女对唱的白族调，整个劳动场面充满紧张而又欢乐的氛围。热闹而欢快的气氛中，一双双巧手闪电般移动着，一片片新绿不断展

## 生活笔记

## 乡愁九韵·柚子

□ 鹤阳布衣

乡愁，是在我离家数十年后对远乡的故土生发出的碎片式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它包括童年的懵懂、青春的荒草、屋顶的炊烟、雨中的蛛网……这些回忆和思念往往是碎片化的，时日久远，偶尔也呈现时空的错位，但它作为乡愁却贯穿了青葱少年时的生动岁月，成为人生旅程中挥之不去的深色印记。

——题记

当我第一次见柚子的时候，我以为那是长得比较端正且面相较好的香蕉。

没错，我第一次看见柚子的时候，的确是这么认为的。那是1991年，雪下得好好，前所未见的大雪覆盖了鹤庆远远近近的山山水水和村庄河流。那一年，我正上高三，那天清晨，我从被窝里钻出来，就发现宿舍里明晃晃地亮。“下雪啦！”我和平时一同晨跑的一个同学迅速穿上衣服，一起冲出了宿舍，冒着雪花来到了大街上。

记得是星期三的雪，到了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在我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学校门口经过电影院时，忽然看见有一个小贩面前摆着一个大大的篮子，篮子里满满地装着一整篮子的“香蕉”，这些“香蕉”长得如此的姣好，让我不由得放慢脚步，靠近向小贩询问价格。价格比平时的香蕉便宜了近一半，犹豫中，我暗暗掂了数兜里的零花钱，毅然挑选了一个，迎着寒风兴冲冲地回了家。

小时候，由于政策和经济条件的原因，在我的家乡，想要吃水果是挺困难的一件事，那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到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公社里唯一的梨园里的梨成熟了。于是在一个适合采摘的农闲日子里，整个公社的人都会涌到梨园里去买梨。我们小孩子则可以敞开心地吃了一次梨。而对于所有的小孩子来说，从梨园的梨花凋谢开始，大家就都在觊觎梨园里的果实了，还不到成熟的时候，就经常会有胆大的男孩子相约了去梨园“偷”梨吃。

我是从来没有去过梨园的，因为守护梨园的阿五十非常凶恶，更何况他整天在屁股后面的腰上别着一把砍柴的大刀。那是一个让我们又羡慕又恐惧的男人，羡慕他是因为他守护着整个积德公社唯一的梨园，恐惧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守护者，为整个公社守护着梨园的丰收。

对水果的记忆，除了到梨园买梨之外，就是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四处偷水果的经历，我相信，那时候，没有偷过水果的男孩子几乎是沒有的。村里共有六十多户人家，合计起来只有八棵果树，其中梨四棵，苹果两棵，还有一棵杏树和一棵花红。其中的一棵苹果树就在我住的二楼的窗外，是我们家院子里的二楼爷家的。

那是一个布满阴霾的秋日的晚上，下午的时候，天空还下了一阵不小的雨，二哥和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偷两个窗外看得摸不着的苹果解解馋。

我和二哥装模作样地复习功课，写

## 大理掌故

## 南诏铁柱高3.3米之谜

□ 母锡鹏

一根直径32.7厘米、高3.3米的铁柱，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历经上百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却屹立至今，千年不倒。它就是反映了我国古代宗教文化和冶铁技术的南诏铁柱。

据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又山行三十里至嘉甸，其地形南北表，大小略与云南品甸相埒，居民耕桑，禾麻蔽野。县西石崖折绝，其色如雪，故曰白崖。赤水江回还曲折，经于其中。甸西南有古庙，中有铁柱，高七尺五寸，径二尺八寸，乃昔时蒙氏第十一主景庄王所造。题曰‘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土人岁岁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祀，有铸必应。或以武侯所立柱也。”

史载，南诏铁柱又称崖川铁柱，建宁铁柱或天尊柱。柱体为圆柱形，黑色，铁质，实心，重2069千克，高3.3米，直径32.7厘米，由5段接铸而成。柱顶呈圆锥形凹坑，顶有3个凹，各伏1条木质雕龙，上面覆盖一铁笠（形似锅），中间有直行楷书“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22字阳文。为唐代遗物，其可贵程度，不在“南诏碑”之下。“铁柱左右两边曾塑有男女像各一，传说是南诏世隆与妃子像，另一种说法是孟获夫妇像。每年正月十五日，附近的群众杀猪宰羊前来祭祀铁柱。

据《滇考》记载，在铁柱周围，历史上发生了一个“让位传贤”的故事。话说细奴逻原是白王张乐进求的牧人，英俊潇洒、智勇双全。白王的三公主对他

作业，然后熄灯睡觉，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我们商量着，决定等到二姥爷人睡了再动手。

我从床上爬起来，为了避免雨水淋湿衣服，于是直接穿着小短裤就从窗子爬了下去。想着诱人的苹果，又害怕自己踩偏了瓦片，于是我轻轻地拉着树枝三步冲向了果树，一伸手就抓住了一个大苹果，就在我还没来得及摘下它的时候，突然，手臂上传来一阵刺痛，接着身上、腿上也传来了阵阵剧痛，我一惊：“青叮子！”一个念头闪过脑海，马上松开手的苹果，转身冲向窗口爬了进去。二哥还没回过神来，愣在那儿问：“怎么啦？”“青叮子太多了，我被叮了几下！”我痛苦地回答道，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那一年，我们的青苹果计划就此寿终正寝！

由于水果在我们生活中的稀有，导致偷苹果、偷桃、偷梨的事情一直在我初中和高中学习生涯中继续着。

吃水果，对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一件事。

在那个雪后初晴的星期六，我带着自己买的“香蕉”回到了家。大哥和二哥正在屋檐下边写作业，闲聊，见我拿着那么大一大家伙进了门，不约而同地问道：“你拿回来什么？”“香蕉！”我回答道。他们疑惑地说道：“不是香蕉吧？香蕉怎么会会长成这样？”“不是香蕉，那是什么呢？”我又问道。于是我就到厨房，拿出菜刀把它切开了，切开之后才发觉，这家伙就像一个特大号的橙子，就这样，我将切好的“大橙子”端了出来，为了证明这的确是一个香蕉，挽回我的尴尬，我拿起其中的一瓣，照着果肉一口咬了下去，没想到它的果肉非常酸，和香蕉的瓤的酸味很类似。于是我像吃香蕉一样，把它的厚皮当成香蕉的皮又咬了一口，它的皮在我嘴里咀嚼之后，散发出一阵浓浓的香气，苦涩且干燥，嗓子眼里有一种被破棉絮堵住一样的感觉，吐吐不出，咽咽不下，只有苦涩和难受。

多年以后，我终于知道了当年被我误认为是香蕉的那个大家伙叫柚子，它还有文旦、香枣、朱栾、内紫等不同叫法，也知道了柚子有西柚、蜜柚、沙田柚等不同的品种。柚子是医学界公认最具食疗效果的水果，它的皮可以入药。柚子有健胃消食、下气消痰等功用，经常食用，对败血症、糖尿病等疾病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但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却到哪里去见什么柚子，更不用说认识它了。

如今，我依然喜欢吃柚子，但再也吃不到当年那么酸的柚子了，现在的柚子都是香甜清爽、汁多味美，但每次买柚子吃，我都会想起当年那个又酸又涩的“香蕉”，想起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所能体会到的简单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

每次看到柚子，思绪就飞回了故乡，在故乡寒风凛冽的冬日阳光下，一个少年骑着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在满是积雪的路上奔驰，他的书包鼓着一个圆圆的包，少年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快乐，他骑着自行车在雪地里快乐地飞驰而过，年轻而骄傲。

## 旧时蔷薇

□ 姚静

故乡剑川多蔷薇，品种大致有二。一为荷花蔷薇，花朵虽小，花瓣却层叠纷纭如荷，颜色有粉红和紫红，成簇开放。它是最常见的蔷薇品种，因其一枝常开七花或十花，俗称“七姊妹”，也叫“十姊妹”；二为丽江蔷薇，花朵状如月季，色亦粉红。因原产地在丽江，又常见于路边道旁，便有了一个奇特的别名——“丽江之路”，它的植物学名称是“粉红香水月季”。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结屏之花，蔷薇居首。”无论是荷花蔷薇还是丽江蔷薇，它们的枝条都青绿细长，柔韧善攀缘。栽在墙边，它便攀墙而上，扶摇长成一堵花墙；给它搭个架子，它就顺着架子缠绕牵连成一个花棚。若是无墙可依，也无花架可爬时，它就自己长成一蓬刺笼子，藤垂垂拂，开起花来自有一番野逸风雅。

春春，在剑川古旧的巷道深处，时常会有一道开满花的蔷薇篱笆不期而遇。一篱花开，何止千万？数是数不清的。深红浅紫，花叶交映，风送薄香，令人驻足沉醉。

小时候，我家的菜园子边就栽了一圈荷花蔷薇。蔷薇极易成活，选粗硬的老枝折下，插入湿润的泥土中。不几日，就见它抽出嫩芽，慢慢长出牵牵绊绊的枝条来。把它们的枝条牵拉交织，就成了一道青绿的篱笆墙。平时看它们就是一蓬刺笼子，枝叶青碧，枝叶翠绿，和所有的植物一样默然生长。太阳出来，它们欣然承接阳光普照；雨点落下，它们快活领受雨水沐浴。大自然给它们风，它们就摇曳；大自然给它们水，它们就滋润。是一副既然没得选，就顺天时，随遇而安的坦然。

暮春三月是蔷薇的高光时刻。暖阳晒透了，一阵春雨洒落，藏匿在绿叶间的花骨朵儿你追我赶地开了，一串一串，一簇簇，开得繁密鲜艳。这一道蔷薇篱笆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粉艳的花环，把我家的菜园子团团围住。

记得那时候我家厨房的窗外还栽过一棵丽江蔷薇。它初到我家时只是一截粗硬的枝条，插在厨房窗下的泥缝中。它在不知不觉中成活、长高。春风一拂，竟开了满枝繁花，朵朵水灵娇艳，令人欢喜不已。丽江蔷薇属攀缘小灌

木，却能长成一个高高的刺蓬。不几年，它的树冠几乎要压到厨房顶上，父亲就将它砍去。它留下的断茬像一把尖利的剑，在厨房窗下伫立了许多时日，方慢慢朽灭。

蔷薇花开满我的童年世界，它们粉艳的花色、清幽的花香浸染在我的生命里，是此生抛不掉的旧梦宿念。

后来，我家数次迁居，最后搬进了公寓楼，没有了菜园子，再也不能在家门前种一道蔷薇篱笆了。

光阴逝去，季节却能轮转，只要静心等候，那一墙繁花终会归来。

春末夏初，剑川老城总总有一道蔷薇篱笆，或是一蓬蔷薇花架开好了花等着我。金华二小的校园围栏就是一道蔷薇篱笆，种的是荷花蔷薇。学校贴心地在蔷薇篱笆下安置了几条长椅供过往行人小坐憩息。坐在长椅上，抬头繁花满眼，俯身清香萦怀，便觉得是人间好时节。我拍下金华二小围栏上的蔷薇花存在手机里，偶尔翻出来看看，那朵朵粉嫩的蔷薇花，让我回忆不复存在的故园旧居，想念曾经种下蔷薇篱笆的父亲。父亲离世多年，我愿意相信他活在另一个时空里，那里也开满了蔷

薇花。甸南中学的围栏是一道丽江蔷薇攀爬成的篱笆，一墙花朵开得粉艳水灵，绚丽烂漫，只一眼，喜悦便溢满心间。在剑川县城往甸南去的路边有一棵丽江蔷薇，它长在一户人家的大门旁，向上攀爬至大门顶和二楼窗外，又有几枝探及二楼楼顶，整棵花树的形状像极了一项魔法帽，成了网红胜景。据说它的树龄近四十年。被养了四十年的花树，想来主人必是爱它入骨。主人在蔷薇花树下开了一个小卖店，我去的时候主人正坐在店里数着一沓零钱。在成千上万朵蔷薇花下，在清静弥漫的花香里，她专注地数着钱……我不由心生羡慕。

蔷薇，是开在我记忆深处的花。每一次遇见都是惊喜，我会记住那一个相遇的清晨，或者黄昏。

故园，旧花，一直在。



## 大理美



6月15日清晨，洱源县茈碧湖镇坝子、村落、田野、山水间云涌雾穿，宛若水墨仙境，景致醉人。

近年来，洱源县统筹推进城乡建设，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施新弟 施伟玲 摄影报道】